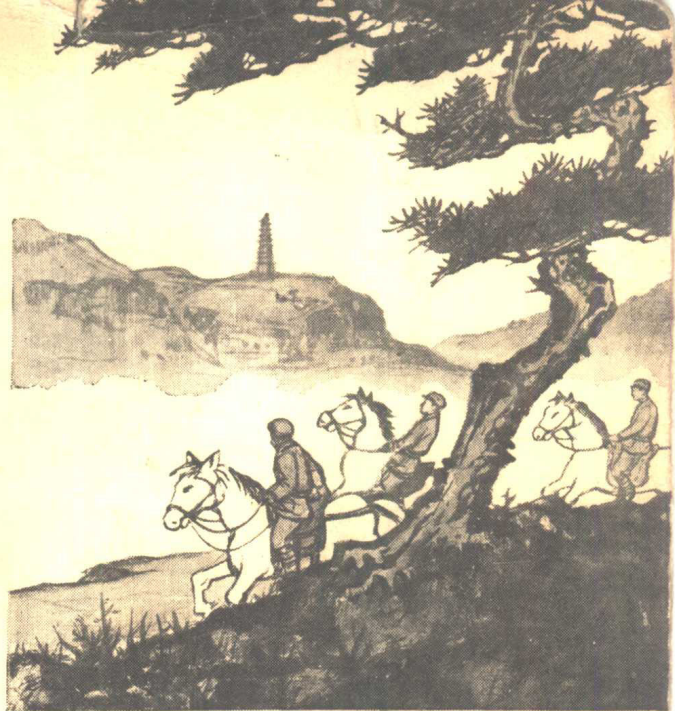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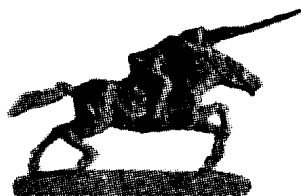
革命生涯

左 齐 著

革命生涯

解放軍文艺丛书編輯部編

左 齐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革命生涯》选輯了左齐同志的十五篇散文。随着作者对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讀者从这些作品中可以部分了解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赣苏区的斗争情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实；抗日战争初起时的战斗風云；南泥灣生产热火朝天的場面；南下中原的艰苦战斗的片断。文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緒，充滿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对劳动人民的真挚热爱。这个集子里的《李狄三》和《忆延安》等篇章，以其人物的光輝形象和豪迈熾烈的情感，也給人以崇高的革命品质的熏陶和喚起讀者深切的向往。

封面画：鍾 灵

革 命 生 涯

书号 1594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2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8}$ 插頁 5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册 定价 (3) 0.6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夜襲石灰窑.....	1
千万里轉战.....	12
八千里路云和月.....	41
喚醒了的山城.....	49
烽火初忆.....	53
反攻晋西北紀实.....	64
南泥灣屯垦.....	80
夜过同蒲.....	90
会合之前.....	98
平江十日.....	103
干部秧歌队.....	112
李狄三.....	116
老吳和維吾尔人.....	136
忆延安.....	144
悼念潘世征同志.....	157

夜襲石灰窑

一九二七年“馬日事变”以后，被革命群众惩治过的豪紳們又抬起头来了。过去夹着尾巴逃进城里的土豪現在又回了家；过去叫农民牵着鼻子游乡出丑的劣紳，現在又抱着算盘，挨家挨戶催租討息。左派叫他們杀的杀，抓的抓；农民协会叫他們封的封，毀的毀：湘赣边儼然又成了豪紳們的天下。

为了保住其搖搖欲墜的江山，豪紳們拼凑团防，不遺余力。永新东南西北四乡，大小七十二都半，乡乡有团总，都都有都总。远的不讲，就說我們北乡石灰窑，就搞了个百多条枪的团防。团总是石灰窑头号劣紳賀校刀（当地人把拐腿叫“校刀”）。

在封建势力卷土重来的这些日子里，左派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摧殘。然而农民革命的怒潮在毛主席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影响下，已經决堤而出，是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公开的斗争不行了，我們就轉入地下斗争；农民协会的梭鏢队站不住脚了，有血性的年轻人就跑到七都山搞游击队。这些日子，哽在北乡农民心里的只有一句話，那就是誓死要拔掉石灰窑这个眼中釘！

拔掉眼中釘！說起来容易，干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当时，七都山的游击队只有十几条枪。十几条枪，对付那些散居乡下的、自以为天下无事、肆无忌惮的小土豪，那是綽綽有余；若是拿来对付石

灰窑的、有百把条枪、明火执仗的团防，却还显得力量不足：俗话说，三拳难敌四手。

怎么办？按照我们泉石岗年轻后生的意见，早跟他们硬拚了。可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同意，七都山上的游击队刘队长不同意，连我们泉石岗的赤卫队长虎生大叔也不赞成。他说：“莫性急，不成气候的事莫要蛮干！要等待时机。”

虎生大叔是个有革命经验的老前辈，过去搞农协就是他领的头。既然他都说要等待时机，那我们就只好耐着性子等了！唉，这可苦了我们这帮火炮性子的年轻人。想起从前办农协，搞儿童团，扛起梭镖捉大土豪游乡，那日子多么红火！可这些天，冷冷清清，眼里看到的，耳里听到的，净是土豪们耀武扬威、泥脚杆坐牢的事，而打石灰窑的消息，却一点影子也没有！心里烦死了。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阶沿口纳闷，忽然七朵满脸喜色地跑来，向我挤眉弄眼，看样子，准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他几步窜到我跟前，凑着我的耳朵说：

“好消息，要暴动了！”

“暴动”这两字，那时候还是一个新名词。我一时弄不清楚，乍一听，倒象鱼肚子里的“鳔筒”。后来七朵才告诉我，不是什么“鳔筒”，是“暴动”；“暴动”就是农民“造反”，打石灰窑。

一听说“造反”，打石灰窑，我的劲就上来了！忙问：“是当真，还是要笑？”

七朵赌咒说：“骗你不是人！昨儿晚上，游击队下山来了，还领来一个委员，住在我叔家里。这阵派我来叫你开会。”

哈，来了个委员，又叫我开会，这下我的劲头更足了。过去来了个委员，我们北乡搞起了农民协会，热火朝天；这阵又来了个委员，打石灰窑的事，准定得行！没等七朵说完，我就拔腿往外跑。

一到虎生叔家，看见屋里坐着二十几个人，净是邻近几个村的

乡亲叔伯。虎生叔坐在一把跛腿竹椅上，眉开眼笑地在吃烟。站在他旁边的，是七都山游击队的刘队长。再靠边，就是一个陌生人，三十开外，穿一件竹布棉袍，身材魁梧，说话干脆；不用问，一定是七朵说的那个委员。只听他讲：“豪绅们现在拧成一股绳了，泥脚杆若是自顾自，就要吃大亏！莫愁他们势力大，我们泥脚杆子若是齐心，泰山也扳得倒。现在是誰有槍誰就有势，泥腿子若想腰杆粗壮，就要暴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委员的话句句打在大家的心坎上，屋子里连点声音都没有。接着，他又说：“听说大家早有心打石灰窑，很好！只是过去时候不到。这阵快过年了，财主们忙着过年享乐，到处催租讨债；乡亲们呢，一年来已经叫他们榨得象根干竹篙，年关一到，更是无路可走！乡亲们，群众心里窝着一把火，打石灰窑的时机到了！这阵我们要把群众心里的火点得更旺，把上级‘年关暴动’的口号撑出去！”委员的话刚落，大家就议论开了。若说打石灰窑，谁也举双手赞成；可究竟怎么个打法，大家心里却没有底。后来，还是虎生叔先拿出主意。他说，要打仗就得先摸透敌人的虚实，先派几个人到石灰窑打探打探，顶好是搞到内应。于是，有人推举七朵的嫂子玉兰，说她精明能干，如果再给她派一个镇上有亲戚的女伴，准定万无一失。可虎生叔知道侄儿媳妇的好胜脾气，请将不如激将，有意地反对说，这是冒险的事，女人家干不成。这一激真灵，玉兰嫂果真不服气，黑她叔公是死封建，旧脑筋，偏生要去；还主动地推荐她干妹子刘新莲做助手，说这姑娘的舅爷是贺绞刀的大师傅，舅娘是贺绞刀小老婆的表嫂（江西人称奶娘叫表嫂），派她作伴是再好不过了。事情很快就得到决定：玉兰嫂带着新莲，装作走亲戚，去摸敌人的内情；篾匠七叔（他是我们的老交通）去联络镇上的穷哥们，发动他们参加暴动；我和七朵呢，去了解敌人镇上的火力点。

腊月十六，是石灰窑的场期。篾匠七叔打早收拾好一担篾货，

玉兰嫂、刘新莲、七朵和我四个人各担了一担柴，装做赶场的模样，从家里出發了。路上，我学着虎生叔的办法光逗玉兰嫂。說女人家不行，还是回家做些別的事为妙；就算要去，也莫去搞内应，担那样大的風險。这下可把老嫂子說火了，她騰出手来，在我背上就是一巴掌，說：“猴什子光会嚼舌根，瞧不起妇女。你打听 打听，我李玉兰十六岁嫁到他們楊家，当家一把鎖！二十岁上就秘密相跟农民协会，开会鬧动員，哪件事出过拐！莫学我那个沒出息的（指七朵他哥），吹牛不要本錢！”說得我和七朵哈哈大笑。人心里高兴，走路也快当，十四五里路程，几杆烟的工夫就走到了。

小时候，我們是經常到石灰窑来赶场的。这是个千把戶人家的鎮子。自农民协会反了豪紳以来，大地主們大都集中在这个鎮上，依靠团防保鏢。进街不远，路东并排两个大祠堂，路西并排两座大戏台，中央夹着一塊寬闊的空地；全鎮最繁华的地方就在这里。广貨鋪，插燒館，鉄匠、木匠的作坊，杀猪宰牛的屠場……一个紧挨一个；看門面和原来差不多，就是老板全部換了面目——不是挂刘家的招牌，就是挑賀家的字号；燒鍋边蹲的，祠堂口站立的，全是穿黄狗皮背長槍的团丁。我們顧不得多看，立即把四担柴火挑到賀家祠堂的門口。这是团长賀綽刀的公館，新莲妹子的亲娘舅多寿师傅就住在这里边。篾匠七叔呢，他独自去“卖”他的篾貨去了。

到了賀家祠堂門口，玉兰嫂把柴担扔給我們，拉上新莲就去“走亲戚”。我和七朵卖了柴火，就去街上东游西逛，一面了解敌人的火力点，一面等待她們的好消息。

人心里有事，最怕等人。玉兰嫂进去好久了，可总是不見出来，我和七朵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蟥。直到快散場的时候，她們两人才从賀家祠堂兴冲冲地走了出来；剛跨出門，就示意我們赶快往回走。看样子，七成有些把握。

果然不出所料，事情进行得很順利。出了場，玉兰嫂告訴我們：“这个祠堂，就是敌人的团部，团丁們住在前面两进，最后一进，住着賀絞刀的闔家老小。这两天，有三十多个团丁出差去了，副团长又带了一排人到关北，家里只留下七八十个人，五十几条槍。有四十来个人住在二进門里，守着三十来支槍；其余的人和槍分散在街两头和祠堂背后矮小的三个崗楼里。过两天就要过年了，他們从吉安請来一个二簧班子，准备請附近的豪紳全来看賭戏。連賭三天，贏家点戏，輸家出錢。这三天之內，都是下手的好机会。祠堂里面有新蓮的舅爷、舅娘作內应，进去不难。賀家祠堂有个側門，側門的外面紧靠大魚塘，凫水上岸，进門就是絞刀的住房。……”

根据我們打探的情况和篾匠七叔在鎮上联络的情形，委員、游击隊長和虎生叔研究了打石灰窑的战斗部署。

游击隊長說：“賀家祠堂是敌人的大本营，首先就得拿下它；拿下了这个司令部，敌人就蛇无头而不行。这叫做擒賊先擒王。”委員表示同意，补充說：“我看这个任务不簡單，必須拿出游击队的主力，再配合上泉石崗和鎮上的群众。”如何解决三个崗楼，三人决定：一个崗楼派上两条步槍、一門抬炮，再加上一些鳥槍、三眼銃、爆竹、土手榴彈之类。任务是总攻时封鎖崗楼里的敌人，叫他們无法施展火力；等拿下了賀家祠堂后，崗楼就孤立了，然后一个一个地吃掉它！委員說，这种战术叫“各个突破”。負責封鎖崗楼的，是邻近几个村的赤衛队和群众。暴动的日期决定在大年初一晚上，暴动的信号是升起三盞紅灯。游击隊長担任暴动的总指揮；虎生叔負責發动邻村群众，檢查各村的准备情况，并指揮包圍和攻打崗楼。

战斗部署确定以后，委員带着篾匠七叔照会各村去了。

这几天，我們泉石崗外表看来很平靜，好象只是在忙着鬧元宵办社火的事情；骨子里却包着一把火！玉兰嫂带着一批年輕妇女和妹子，一边唱花鼓灯，一边綁扎爆竹；七朵带着一伙手艺人收拾三

眼鏡和抬炮，也是邊收拾邊唱湘戲；我則率領一伙伢伢兵，挨家挨戶搜羅裝醬油裝醋的玻璃瓶子，說是拿來裝酒，其實是裝硫磺、焰硝，造土手榴彈。虎生叔還給各家老倌子作了交代，說：“就這幾天，豪紳的人少不了要來催租、討債、榨油水，好去享樂過大年。要是他們來了，誰也不許驚動他們！”

臘月三十，篾匠七叔回來了，說是鄰近几村，群眾發動得很好，乡亲们這些年叫豪紳們整苦了，干柴烈火，一點就旺。有個劉老婆婆，一聽說要打石灰窑，就積極幫暴動隊做准备工作。原來她兒子前不久叫賀校刀給殺了！眼下報名的已經有二百來人。應該準備的三眼鏡、抬炮、土手榴彈，一色辦齊。只等初一擦黑，就秘密向石灰窑集合，埋伏停妥，等待總攻。虎生叔听了，樂得眉開眼笑，忙把嘴里含着的烟杆取出來，擦了擦，遞給七叔，笑着說：“看來上面‘年關暴動’的口號確實打動乡亲们的心了！”

臘月三十夜晚，七都山里的游擊隊秘密下山，來到我們村子里。泉石崗也準備停當，只等下手。

初一絕早，泉石崗的年輕人在床上再也耐不住了。雖說過的是個窮年，大家却很熱火，鑼鼓一撥，就在院壩里清唱起了二簧。年輕人前腳出門，老倌子們就隨跟着在門口貼紅紙條，上寫“出門大吉”、“開張鴻發”。年輕人嘴里不講，心里却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憋着肚子發笑。

吃過早飯，虎生叔好說歹說，又打發幾個有頭面的老倌子，去給豪紳們拜了一個早年。一切和往年一樣，泉石崗顯得十分平靜。

儘管初一這天大家過得挺熱火，可還是怨天道太長。好容易盼到了黃昏，估量石灰窑的夜戲不久就要開場了，泉石崗參加暴動的人才按照虎生叔的布置，裝成看戲的模樣，揣着焰硝瓶子，拿着爆竹，混進看戲的人群。胆大的年輕婦女們一路上還折了几枝腊梅花，插在髮髻上，真象是看戲的樣子。

又过了几杆烟工夫，游击队长才带领山上的游击队，虎生叔带着我们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穿过后山的茶林，取小道，从后门摸进石灰窑大西街的一家小铁匠铺里。这个小铁匠铺离贺家祠堂不远，是篾匠七叔那天联系好了的。这就是我们的临时指挥部。

到了铁匠铺，游击队长就命令我们泉石岗的几个人去搞联络。篾匠七叔联络外村，七朵联络本村，我呢，先到台下看戏，了解敌人的动静。等他们两人联络好了，我们再一同向指挥部报告。

我来到台下一看，场前坐着的净是豪绅和他们的堂客、小姐，场后站着的才是四乡的老百姓。泉石岗的人也混在看戏的人群当中。大家用眼睛示意，默默地招呼。场四周，是十几个卖小吃的担担。此外，就是几个背大枪的团丁，来回乱窜，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给豪绅们保鏢的。

戏唱到约摸一半的时候，天上下起了毛毛雨。豪绅们一看下雨了，抬起身子就走。团丁们呢，一个个紧跟他们的屁股，回营去了。这时留在台下的，只有那些真正热心看戏和我们这些本来无心看戏却又不得不看的人。这时，我心里有事，两眼望着台上，却不知道唱些什么。正烦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篾匠七叔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挨近我的身子，捏了捏我的手，这是外村人已经安排妥当了的信号。得知外村已安排妥当，我心里更烦，说啥也呆不住了，就溜到祠堂门口去打量。碰巧七朵从那边走来，悄悄告诉我，说里边传出话来，绞刀正在烧鸦片，团丁们有的在喝酒，有的在赌钱，估量再有半个时辰，等他们上了床，就可以下手。得到两边的消息，我们三人急忙摸进小铁匠铺，看见委员和各村来碰头的领头人也在哪里，就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并催促他们赶快动手。可是到了紧要关头，游击队长却象没事人一样，慢悠悠地说：“莫着急，让他们喝足了，躺好了，再动手不迟。”接着又和委员、各村领头人商量眼下如何动手，明天如何开大会、分粮食、散浮财、发传单等等间

題去了。又過了一個時辰，雨下得更大了，雨點打在鐵匠鋪後邊的芭蕉、竹葉上，一陣刷刷响。听聲音，戲台的鑼鼓不响了，戲已經收場了。我扒門縫一看，參加暴動的人伪装得很好。他們三三兩兩散在戲台腳下，屋檐底下，裝做躲雨的樣子。游擊隊長這時才說：“干！再遲了，怕灰狗子們起疑心！”說着，把腰帶一緊，手一揮，就帶着游擊隊員和我們，從鐵匠鋪的後門出去了。雨下得不小，又是月黑天，田坎溜滑，可我們管不了許多，几步插到魚塘邊。我們輕手輕腳地下了魚塘。冬天的水，冰涼砭骨，不過也沒顧到冷，仗着雨大听不出声响，几下就晃到了牆根。到了牆根，只見側門已經開了。摸進門一看，滿院漆黑，只有一處有燈火。小門旁，多壽師傅站在雨里等着。他細聲地告訴我們，有亮光的地方就是團總的上房；團丁們大都喝醉了酒，全都睡在二進門，槍挂在床對面的牆上。听了多壽師傅的報告，游擊隊長示意虎生叔和我們泉石崗的幾個年輕人監視賀綽刀；接着，帶着游擊隊員，幾個箭步跨進二進門。之後，槍機一扳，大喝一聲：“不准動！”隨手又甩了幾個土手榴彈。別看這東西土，炸起來却象天崩地塌一樣，聲音大極了。床上東倒西歪睡着的團丁們，聽見响声，酒醒了大半；朦朧中又見十幾管烏黑透亮的槍管對着他們的腦壳，早吓得渾身篩糠。靠槍的地方，有一張單人床，床上睡着他們的排長。這家伙一听扳機响，連忙撐起身來，正想摸槍，這時，游擊隊長眼明手快，一槍打去，在這家伙的胸脯上穿了一個窟窿。偽排長一倒，團丁們更是失魂落魄，癱在床上。就這樣，三十一管鋼槍落到我們手里了。

團總一听槍响，猛吃一惊，以為外邊團丁醉酒鬧事，槍走了火，便破口大罵，喊叫勤務兵。我初次參加戰鬥，心里一直扑騰，這時更沉不住气了，糊里糊塗地扔出一個玻璃瓶子。它不偏不倚地落在賀綽刀的煙盤上，只見煙槍、煙燈、煙盒滿屋亂飛。賀綽刀當過兵，有點戰鬥經驗，一看勢頭不對，就勢滾到床下。我想，滾到床下

也好，过一陣，老子抓活的！却不知这家伙真精，他在床下撬开板壁，竟自溜走了；只苦了一旁陪他燒烟的小老婆。这女人一听槍响，渾身打顫，本来就沒有血色的臉上，这时更是煞白。

在游击隊長动手的同时，虎生叔早把事先准备好的三盞大紅灯从賀家祠堂最高一層楼的窗戶上挑出去。总攻开始了！看哪！人山人海的暴动队从四下角落里涌出来；听哪！爆竹、三眼銃、抬炮声响成了一片。人們象爆發了的火山，憤怒地砸毀豪紳們的大門，涌进賀家祠堂、刘家祠堂，涌进那些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公館……

賀家祠堂的战斗順利結束了，可是三座崗楼的情况怎样呢？游击隊長一面指揮游击隊員押着賀家祠堂的俘虜，一面把三十一管鋼槍交給泉石崗的年輕人，叫虎生叔帶着，去帮助打崗楼。我剛一出門，恰巧碰見跑得滿头大汗的七朵。一見面，他就拦腰抱住我，哈哈大笑說：“小鬼头，你还活着呢！”接着告訴我，他剛才碰見篾匠七叔，說是外边的三座崗楼全部解决了。原来外村的人見賀家祠堂这边紅灯一亮，馬上也就打响了。群众又放銃，又放炮，天黑下雨，敌人弄不清我們有多少人，只是紧閉崗楼乱放槍。正当敌人惶惑莫解的时候，按照委員事先的布置，我們又展开了喊話，說是他們团总都叫我們抓住了，叫他們赶快投降。人多声音大，山鳴谷应。街西头的两座崗楼經不起这一喊，乖乖地繳了槍；只有賀家祠堂后面那座崗楼，仗着踞高临下，还想負隅頑抗。暴动队一見生了气，着实賞了他几抬炮，加上二十多个玻璃瓶子和鳥槍、爆竹之类，震得崗楼上的瓦片乱飞。敌人弄不清我們的虛实，吓得屁滾尿流，最后不得不插了白旗。七朵說得可帶勁啦，連說帶比划，把站在一旁的虎生叔乐得眼睛仁都看不見了。

胜利的消息到处風傳，一队一队的暴动队在曙光中从四面八方涌来。石灰窑今天比任何一个节日都紅火。威風凜凜的暴动队

扛着梭鏢、鋤頭、木棍，鬧鬧嚷嚷，把一群渾身發抖的土豪、劣紳押到刘家祠堂。紧跟他們后面的，是几十个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在忙碌地搬运战利品。七都山上的游击队员个个精神抖擞，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广场走来。玉兰嫂領着一群年輕妇女，扛着鐮刀斧头的紅旗，敲鑼打鼓，走在最后。口号声响成一片：“农民弟兄們，乡亲们，暴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紳！”花紅柳綠的标語貼滿了石灰窑的四街。

欢笑声中，人們把委員、游击隊長、各村暴动队的領头人全都拥上戏台。站在广场上的是人头济济的革命群众。这里有事先組織的暴动队；有为了活命，中途卷入暴动队的人群；有石灰窑鎮上的穷苦乡亲；也有聞声赶来，为暴动呐喊助威的附近的群众。看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整个广场挤得滿蕩蕩的。

委員講話了，他郑重地宣布：“石灰窑的年关暴动胜利了，穷苦的农民又夺回了自己的天下！”

雨，完全止住了，太阳从东山升起，把天空撒滿彩霞。霞光落在石灰窑四周經雨的松林上、竹林上、茶林上；霞光落在激战之后人們的臉上、黃泥腿上。从梦中醒来的石灰窑容光煥發，生意葱蘢。在朝霞中，七朵爬上賀家祠堂的旗杆，把一面火亮火亮的紅旗，插在頂上。頓時，广场上又是一陣震天的欢呼，鞭炮轟响，鑼鼓齐鳴。

这就是一九二八年湘贛边年关暴动中的一朵火花！

列宁說：“革命是被压迫者、被剝削者的盛大节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話更足以說明当时我們見到的这种情形！成千号泥腿杆子的聪明才智、果敢精神，一霎时凝成了震天撼地的一声呼喊，冒着槍彈，踏着泥濘，伴着着爆竹、抬炮的齐鳴，一齐朝着火光跑去，朝着革命的最前沿跑去，有如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澎湃，呼嘯奔騰，無論多么大的力量，都将拦挡不住！一切从前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在社会上沒有立足之地、沒有發言权的人，如今一旦揚

眉吐气，五六十管烏黑閃光的鋼槍，一一指向那些臭虫似的家伙，
發出震天怒吼：

“劣紳，今天認得我們！”

一九六一年七月

千万里轉战

毛澤东留下的一顆种子

一九二九年,毛主席领导的紅軍主力,趁蔣桂、蔣馮軍閥接連混战之际,自井冈山越贛江東征,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央苏区。在这同时,在井冈山地区留下的紅色游击队依旧坚持着这块毛主席亲手創建的湘贛边区。部队在斗争中发展了,扩大了,組成了中国工农紅軍第六軍团。这一顆革命的种子,在战斗的土壤里,逐渐发芽、生长、开花,并結出了丰美的果实……

死对头陈光中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蔣介石看到紅軍的大发展,对苏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对我湘贛边区根据地,当然不会有一絲一毫的放松。

和我们紅六軍团經常交鋒的,就是湖南的軍閥,其中尤以我們的死对头陈光中为最。

我們紅六軍团的发展壮大,也正离不了这个陈光中。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自动跑来参加紅軍。紅軍的成长,犹如雨后春笋

一般，由独立团发展到独立师、紅八軍，以后又成立了紅六軍团。部队一天天在扩大，自然也就不断地需要枪支和彈药的补充，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陈光中“要”。抓住他的队伍，美美打一仗，就枪也有了，子彈袋子也鼓起来了。一九三三年四月，在湘贛交界的九路冲，我們干了他一家伙，繳的水机关枪就有二十几挺（在这以前我們是沒有重机关枪的）；繳的軍服装备了我們十七师一个师和軍区的机关部队；步枪也全部换成新的了：簡直丰富无比。因此，战士們在胜利的欢笑中，都“表揚”他說：“陈光中是个大大的好人哪！”

他“运交”給我們的枪，都是“衡阳造”。虽然不太好，馬馬虎虎也还可以对付着用。每支枪托上面还刻着这样的字：

“师长陈光中諭弟兄們，你們拿着这杆枪，努力剿灭赤匪，平定內乱，保国卫民，以尽天职。”

可是，他这位“师长”只不过“尽”了一个运输分队长的“天职”；“这杆枪”终于被我們拿着，狠狠地打了他个不亦乐乎。

敲响退堂鼓

到了一九三四年夏天，湘贛边的形势就十分恶化了。

敌人凑了十几万人，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想用堡垒政策困死我們。我們一万多人只剩下三四个区可以活动了。这时，田里的稻子还在秀穗，正是青黃不接的时候，吃飯就成了問題。好在当地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以后，生活得到了不少的改善。他們本来对紅軍就有着特別深厚的感情，再加上他們的儿子、丈夫、侄儿、兄弟都在紅軍里边，实际上紅軍就是他們的骨肉。所以，虽然他們自己沒有粮吃，也要熬稀飯、煮南瓜，送給我們。尽管人民这样支援我們，每当开飯的时候，端出来的飯，仍然是可以照得見人影的稀